

57X

52

28

漢合列傳六十六之
卷在西域傳中

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
里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

張騫傳第六十三
仍三十卷
虎子正義曰虎子
執器用漫便者
也按此說亦非
也蓋及下音苦
弓或法器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
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
也幸不
深尤焉

大宛之跡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

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
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表反

張騫張騫漢中人

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
傳云騫漢中成固人

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

正義曰氏
音支按在

涼州肅州等州本月氏國之地
漢書云本居敦煌折連間是也

以其頭為飲器

韋昭
曰飲

器罍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
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元帝
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
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立盟
月氏遁



漢書曰汪厥度曰堂
色姓也漢人其姓
其父
師古曰書之邑氏之
奴本胡人名其父下
云書之邑氏者蓋取
主之姓以為氏而單
稱其名曰父
仲博曰奴非父是
此人名号尔非說書
色氏之奴名其父
也按胡人名字多
以奴为号又後言
書之邑氏蓋知其
人自氏書之邑名奴耳其也

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
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乃募能使者騫以
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或甘
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
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略甘字或甘
其姓俱出隴西經匈奴索隱曰謂匈奴得之傳詣單于
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
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
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
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
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

釋作釋
大宛道釋
康居

如常隱義則此
是是欣

要領力命

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

為然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為發導釋抵康居索隱曰發

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

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

百里其西北可二千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大月

里奄有酒國也於媽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

既臣大夏而居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

在媽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

曰小類以為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
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

音怡

害然頗具其意於留歲餘還並南山正義曰並白浪反

文字為疏者也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

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

面山東出金城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方牧

與漢南山屬焉方狄從大東貊從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

年朔三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

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

索隱曰堂邑騫為入疆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

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

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

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

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

蒲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馬

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

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

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采于寘徐廣曰漢紀

與扞采同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

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大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

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

正義曰之言李邑父者史有文也

大宛

著師古曰土著

酒有城郭學

有不隨畜收移

從也著音並界

正義曰按今有

汗從前臍間出

皆赤如血

正義曰烏孫本

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渴澤一名鹽澤

各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州鹽澤潛行地下

其南則河源出焉源一出於崑崙山一出於崑崙山海經云

河出崑崙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崙潛行地不至崑崙

山于寘國復分流故出合而東注洳澤已而復行積石

為中國河洳澤即蓋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

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

類海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正義曰二國名邑

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

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南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畜與匈奴

同俗控弦者數萬攻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虜不肯

往朝會焉

大宛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

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

奴

奄蔡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鹽蘇也魏略云西與

羈屬康居也

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

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

其曰言統焉
原屬之而已

眾已見大宛善

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
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國傳云外
國稱天下有二眾中國為人
眾秦為寶眾月氏為馬眾也
在大宛西可二二千里居
焉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

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時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
 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
 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
 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

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二千四百里至阿瑩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實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

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戈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以銀為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

大宛

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

民商費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

王面

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

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

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

行以為書記

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索隱曰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

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

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犂鞞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

七地金銀奇寶夜有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瑯玕朱丹青碧珍恠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

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及五色水精為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

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精為礎焉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性剥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巾

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官室為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齊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黑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為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啞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在大秦南人纜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饒國其人條枝索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穴居也條枝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

耕田田稻有大鳥郊如甕

正義曰漢書云條支出獅子犀牛角雀大雀其卵如甕和

天記

解在張騫傳

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登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烏鴉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郊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大如甕

為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詖或正義曰願云今否

魏略云

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弱水在大秦西海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輿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

西王母既在安息長安耆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

國西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

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

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二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

風用二月乃到弱水

大荒西經

之

女国北出崑崙山南女国北山崑崙山南女国在于冥
 国南二千七百里于冥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
 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
 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媽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
 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徃徃城邑置小長其兵弱長戰
 善賈氏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
 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賣諸物其東南有身
 毒國徐廣曰身或作訖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音
 篤孟東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
 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
 其国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
 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瑤瑁金銀鐵錫鈿西與大秦通有
 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
 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
 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国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

大宛

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宇彫文刻鏤
 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
 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
 願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瓜赤如
 錫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
 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
 水睡一龍水奔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
 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身生在處名抵沮精舍在舍衛國
 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
 太子稱也按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
 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其九十種知身後事或有
 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南西北中央天竺國
 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
 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
 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
 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
 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馳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切
 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
 彌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足履像之始後人所法也
 佛上天言佛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

欲

餘彼若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唐國胡語曰罪
 說極其國靈鷲山胡語曰普蘭山山是青石石頭
 似鷲鳥名者闍鷲也岷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
 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
 有石室若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
 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
 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塞曰臣在大夏時見
 印竹杖蜀布正義曰印都印山出此竹因名印竹問曰
 安得此大夏國人口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
 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
 其人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 以塞度之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
 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

西鳥路及

漢曰度乍度野至
 徑山險也不脩道
 徑曲而行曰徑又若
 中
 也
 曰去曰去猶南也後
 向大夏其具道
 由也

補作編

反

日其北字

險羌人惡之少死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
 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
 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
 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 致殊俗威
 德偏於四海天子欣然以塞言為然乃令塞因蜀犍為
 正義曰犍其連犍為郡今我 發關使四道並出出駝出
 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
 再出徒徐贛曰屬漢嘉○索隱曰李奇云徒音斯蜀郡
 州西出印正義曰印都印山出此竹因名印竹問曰
 一二千里其北方閉長夷也○索隱曰韋昭云於 皆各行

馬先其不及

如後作間

屬越嶲音朕案南越破後然後族作嶺南為流黎郡又
 有定嶺縣。正義曰：今成州及武等州也。後白菟羌
 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舊昆明。正義曰：嵩州及南昆明。明
 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
 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義
 其西南滇越，越嶲則通號。而蜀賈效出物者，或至焉。於
 越細分而有嵩嶺等名也。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
 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
 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
 為博望侯。案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
 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
 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

大宛

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
 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
 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
 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
 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
 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
 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
曰：漢書父名難堯。乘為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曠徐
曰：讀曠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之，狼往乳。
 史記亦作曠字。索隱曰：曠音銜，蜚亦飛字。狼往乳
 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

八百三

者

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
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
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
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
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
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
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
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
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
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

大宛

諭使指

正義曰
諭曉以

天子指
意也

作之王

若曰言其材力
優強能為將

要音朱

要音朱
白子侯反

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
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
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
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以矣且又近之其
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
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
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
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
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
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

輦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
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
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
南夷皆震請更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
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
呂越人等歲十餘輦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嶲等郡也謂之初者後
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
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
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

捕

大宛

正我曰失天子之意也

天子所齎物竊之如已私有
國使使人

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
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
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
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其備人眾遣之以
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
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
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
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
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
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度

義曰定道也

第無使者爭三

子
計財力也

性用反

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
 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車師當空道攻劫漢
 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
 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
 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
 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
 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焉孫大
 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徐廣曰元
 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
 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補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

至玉門矣

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正義曰括地志云

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

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

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

漢書曰江都王女

往妻烏孫烏孫王昆

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

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

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

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出至過數十城人民

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太

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

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

幻口中次火自縛自解小類亦以為今之吞及宛西小

刀吐火齒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散音角
李武紀注在
曰極者相觸抵
多類曰抵者
當也
敵抵厚作用
或丁禮及
即者正其或曰
言漢人土此
更如於製軒

國驪潛六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莖之屬皆隨漢使獻見
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
石采來持將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
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
又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真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
厚焉於是大敵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
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
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敵抵奇戲歲增變其益益
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
驕恣晏然未可誑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

大宛

山詩叔及

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
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亦出幣帛不得食不而
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
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
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食自宿漢
使取其寶來於是天子始種自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
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自宿極望自
天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
皆深眼多鬚鬚善市費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
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
錢字又或作

則漢

後師古曰... 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

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從外水中如溥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

行

其少年而後... 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輦來而

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 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忘言

推金

其字以木... 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

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 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

趙始

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

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者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

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

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

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

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

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

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

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

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

天宛

李哆也

李哆也

李哆也

李哆也

李哆也

李哆也

李哆也

李哆也

李哆也

李哆也

李哆也

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胡破奴為浚公卿及

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

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

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

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

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

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

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亢蓋以水湧敗其城

通直車及

稱乳飲

有李有斜竹

註宋初曰車南

作運

師古曰不為執馬

校尉人為記馬

校尉

貳師後復涉

多此燕好

師古曰平仍之無

寇難

留行而義曰氣

師古曰行攻柳成

恐留行而令免

益生詐

師古曰留仍

留番止軍

廢氏

師古曰宛

宛人

將而南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也言空者令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至居延

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而發天下

七科適正義曰音適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

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適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

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

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

不迎出食給軍至倫頭倫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

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

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

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

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

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

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

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

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

盡出善馬然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

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

計之何從是時康居依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

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

內倉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

後師古曰令

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
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
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
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為
昧察以為宛王素隱曰昧察大宛將與盟而罷兵終不
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
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
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
軍王申生去大雷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
肯出窺知申生雷曰少者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

古曰起奔也
通上國進道
也國也

古曰偵特也特
軍之威而輕

古曰無曰字
日欽

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徃攻破
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
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
將故謂二師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害時多別今生將去

母師古曰恨也

義曰卦音陸

正義曰破

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
之斬郁成王齧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
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死烏孫發二千騎徃持
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
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代宛也
而重止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

曰年會
物也侵羊
以民比之蜂賊
古曰侵羊言
羊賊之食苗
改以死也解其
曰景紀及極其

過過正義曰適音
過過充卧反言有
非諱罰而行者免
其所犯皆繼退其
也

曰百耳反猶全言
過

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以貳師後行軍非
之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
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利廣利爲海西侯
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止趙始成
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
爲九卿者二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
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我曰奮以適過行
者皆繼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
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繼其
勞也繼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
重所以繼降之不得而奮行者齊賞也

萬金伐宛再及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

蟬本乍日確

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使我國遇害
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
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
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
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
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徐廣曰一酒泉都尉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
本無置字酒泉縣或者酒字當爲淵字也

大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
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
騫使天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漢書曰接張騫言
窮河源石室金
不更公有疑也

及山海經所記
之物余不敢信

曰漢以窮河源於河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
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
索隱曰惡音烏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于
大夏于寘於河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
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
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
熊耳然其實出於葱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
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寘又東流至積石始
入中國則山海經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
紀及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
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
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
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亦放效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

大宛之迹

始究河源

元因博望

旋窺海上

條枝西入

葱嶺無塵

曠哉絕域

天馬內向

鹽池息浪

往往亭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陳者列傳之序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

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而俠以武

犯禁二者皆譏

正義曰譏非言也儒散亂法俠盛犯禁

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

大夫輔翼其世功名俱著於春秋

固無可言者及君季次原憲問

巷人也

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

憲身空室蓬戶

正義曰春秋則左
也之言以敘術取
宰相卿大夫皆其
也至叩名者左傳
名固無可更言
說也

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
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

濕獨坐而
絃也也
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也於艷反四百餘

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

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

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

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

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徐黃

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

也猶然遭此蓄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

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

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故伯夷醜周餓死

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戾其徒誦義無

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國者侯侯

之門仁義存仁義若游俠徑擬亦何必肯存仁義也

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以孤於世豈若卑論

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守守義之士

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

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

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

之德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功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

與也

與也

我曰素淡虛庸

全井語在五帝

尹負鼎正義

非有先生論

尹蒙恥存自

新祖和五味干

也

吾解在齊

厄畏匡孔子將

也陳色匡之

孔子之狀類

也

捐正義曰并也

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
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
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孟嘗春申平原信陵
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
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
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
曰施音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
以政反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
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
口扞即捍也違扞當代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
之法網謂犯法禁也

游俠

而

猥正義曰信非
猥雅朱家孰能與
真其畏之徒雅然而
同類共笑之故為
收俠之別也
款作飲

名不虛立士不虛俯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
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
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今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
也鞫牛正義曰鞫牛也當亦挽也考功多鞫也牛也

孟原曰有德於
而不自美也
而古曰飲改也謂不
稱顯
仲清曰飲其德飲
字音家不字言
沒非義也飲者言
飲物自飲言不
飲有其德
人之急而古曰
白趣七增也

魯宋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飲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
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喪不過軛牛徐廣曰音

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
書音義曰小牛。索隱曰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
鞫音古豆反案六牛當軛

仲

朱家
漢書雒陽以下別
為劇孟也

曰言已語終辭也

曰言已語終辭也
臨也

求朱家以布髡鉗為妓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
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

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

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

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及時條侯為太

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

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

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

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

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

南閻氏索隱曰閻音閑案為邳都所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周名庸亦以豪傑

游俠

解正義曰音鏡

曰義曰音鏡
陽翟人也韓孺
改歸人也不用徐
音

解正義曰音鏡
曰義曰音鏡
曰義曰音鏡

曰義曰音鏡
曰義曰音鏡
曰義曰音鏡

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

薛况徐廣曰陝疑當作邠字類川韓孺紛紛復出焉

千秋也。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

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邠陝音如丹反

郭解軼人也索隱曰漢書云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

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

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

交報仇截命索隱曰案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

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

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

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太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雖為俠而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陽蓋具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猶方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

海俠

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

游俠豪倨

籍籍有聲

權行州里

力折公卿

朱家脫季

劇孟定傾

急人之難

免讎於更

偉哉翁伯

顏狀雖及衰榮名者不及也

定天下之傾也

免讎於更其略者於後更也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漢書卷六十三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谷徐廣曰遇一作馮固無虛

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

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其暴猛抗直也然籍儒以後

幸孝惠時有閔孺正義曰籍閔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

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

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漢書音義曰鷓鴣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故孝惠時即侍中皆冠鷓鴣貝帶

日許慎云鷓鴣鴛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鷓鴣

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傳脂粉索隱曰化

國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

關說正義曰關猶屬也言公卿事皆關兩人而說於上也有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而如行者之有國津廣音註曰鷓鴣故鳥鳥也

濯船濯音曰濯
音出孝反
正義曰濯音宅
教及濯船指楫
行船也黃頭者
黃帽也以土勝水
故也
劉曰濯音宅
襦之袴腰也
帶後定身言帶
後方中繼而穿
也

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北

宮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久

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技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徐廣曰後以濯船為黃頭即曰黃

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權

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即曰黃

頭即曰索隱曰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即從

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袈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曰帶

後穿覺而之漸臺索隱曰寘音教○正義曰括地志云

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

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

音韻又音系

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尊幸之日異通亦原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千數正義

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曰謹其身以媚上而

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

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

經勝北二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自鑄錢鄧氏錢正義

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正義曰錢

譜云文字稱兩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

為帝惜吮之索隱曰惜音仕究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

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

六三十一

徵外師古曰徵猶塞也在此此說之塞西南說之徵
又曰遂字屬下句唯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也
負責教一正義曰顏師古曰積其前所犯令沒官教多除其現物財以外尚負官教巨萬故多吏輒隨沒入之
正義曰以主乃令通之假借約衣食而多至和給

帝使暗羅暗羅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為帝暗吮之心慙由此然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徵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景昭
帝姊也。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有物吏輒沒入以充
贖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假與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寄死衣食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其篤如韓嫣也過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

韓王孫嫣曰巨如
原之曰韓嫣字王孫

韓王孫嫣索隱曰音偃官者則李延年武帝也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黃曰韓王信之子類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

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

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

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

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

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

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嫌嫣徐黃曰嫌讀與街字嫣侍上出入永巷不

江都王非者景帝子也
漢書曰車駕蹕
而天子未出也
辭音瀾
我三德街恨也

大正八年六月十八日

顏中曰樂也

廣書曰府內刑給
事狗監中師古
曰嘗天子之狗
於其中供事也
廣六輔

歌

曰
增正義曰埤蒼
方埤如微減

禮及
呼古曰氏歸也音丁

存書助即臣以冠
雞鵲 目帶竹
脂粉 鄧也山唯
形為多頭即又
賜爵散道銅山
日自錫鐵
趙同以善和幸
常為文帝冬幸
延年善歌為重
色
附
延年善歌為重

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
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索隱曰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

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主言延

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

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

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

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埤如韓

媽也徐廣曰埤等也蜀都賦曰卓父之復與中人亂徐廣

季與中人亂出又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

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
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
自進

大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
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

索隱述贊曰

傳稱令色

傳粉承恩

新聲都尉

著目前論

詩刺巧言

黃頭賜蜀

挾彈王孫

泣魚竊駕

冠鷄入侍

宦者同軒

泣魚竊駕

泣魚竊駕

六口三三二

十六

乃

韓王孫媽後上稱上林中見于國圖象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法也戰國策曰魏王與趙陽君共船而釣沙陽君曰十餘魚而陽曰後之始曰魚也甚喜嘉之後陽曰
文者令臣且欲棄前所以志令以臣之出思也得為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其美人亦甚多同臣
得幸於王也果實不常而類王視臣亦覺臣之所棄也魚也王於是令四境之內有敢言美人者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百二十六

滑稽曰類師古曰滑稽也轉利也
滑稽也轉利也
也言其愛也
無一也言其
也言其滑稽
也言其滑稽

索隱曰滑稽謂亂也藉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
若是論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以盛酒人復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讀如字替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

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道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得于髡者齊之贅婿也

索隱曰髡音苦鬼反贅婿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刺

疑曰鞠曲躬也
腦与腦同

正義曰明珠在
目

禮正義曰禮小巨
禮及解閑羅反
衿或作紉上世
也
正義曰言飲可至
斗三斗於未還
醉至日暮酒闌
燒心最熱能飲
於石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與能飲
 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髮曰賜酒太主之前執法在傍
 御史在後髮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
 嚴客髮希鞞鞠臆徐黃曰希收衣裏也裏珍也鞞臂捍袖
同謂小也。索隱曰希鞞音溝鞠曲也臆音其純反又與鞞
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
 壽數起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
 然相觀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
 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搯
 手無罰目眊不禁徐黃曰眊吐醜反直視兒。索隱曰
二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髮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一爽

奈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日
 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籍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
 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掌上
 燭滅主人留髮而送客徐黃曰一本云羅襦襟解微聞
 鄉澤當此之時髮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
 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
 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髮為諸侯主客正義曰今宗室
 置酒髮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
齊在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
 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嚼以棗脯馬病

梗作梗
正義漢作梗

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
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
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
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
為槨梗楓椽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
向故曰題湊。正義曰梗類綿
反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
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国。索隱曰廟食太牢
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之矣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太王賤久而貴馬也王
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太王六

滑稽

正義曰言上城為
室龜居高外若柳
以取室龜形高如
烟城也一云若室
言以銅為釜高
居室中若權

畜葬之以瓏龜為槨索隱曰皇覽亦說此
事以瓏龜為磬安也銅歷為棺索
隱曰歷即齊以薑棗
實棗於其腹中肩
柱與薑以酒諸上
而鹽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
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天官無令天下
父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
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
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
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无
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為孫叔
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
言張載曰談談之容則也歲

大二十七小三三

正義曰說文云賕
財枉法相謝

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
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
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
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
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
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
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
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
天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
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

滑稽

朱本作侏

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今
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
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
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
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姑谷後有庚丘其名惡可
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
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
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
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其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
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正義曰
御覽反大呼曰

義本乍... 陸作幸云... 在雨中而立也

陸捕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我雖短也
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陸捕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
苑園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
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
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
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
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
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
而卒

天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

正義曰更代也

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陸捕得以半更豈不亦
偉哉

一作編之右左方
方手有之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
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
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
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

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索隱曰

縣名侯乳常養帝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

母姓也除蓋他母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又

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糲殮

正義則以增字
兩精字而可換歟
義曰糲乳餅殮

正義曰借七性及借
借也
正義曰地道謂御
也

疾言
徒

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由願得假借之帝曰乳
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
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
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從乳母家室處之
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
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
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
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
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從乳母罰譖之者索隱曰謂武帝

滑稽

三年奏後正義曰漢書曰初孝上之曰臣少失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孝三冬文史日用十五孝經手劍十六孝經
言誦三十方之十九孝經吳兵法也誦二十方之臣相固已誦四方之臣相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如懸珠齒若編貝
信若尾生若此可以
為天子大臣相時也
東方朔傳漢書曰
列傳三十五
東方朔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叙優旃事不稱東方

胡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與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

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

外家非止經史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

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

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

大正全三

卷之六

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
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
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
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
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
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即謂之曰人皆以先生
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
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
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
必深山之中高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

如厚云武帝時相
向者東門作銅馬
法獻之立馬於馬
班門外更名若班
門為金馬門

骨皆

如溥曰都居也

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議論
共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
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
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
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
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
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工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

天士者

義曰言四海之
外皆賓服如席
之相連環繞
事人安如在於
孟器之下
師古曰言不可傾
搖也
失門戶師古曰言
不得所由入也
被誅戮者其家
室
羊牧者王牧也
詩曰小雅白華
之詩也言苟有
於中必形於外
小雅鶴鳴之詩
九皋毛長皋
澤也言身隱而
名著也按皋九
皋澤天下九澤

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下德流天下諸侯賓服
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
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
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時侍郎乎侍
傳曰天下無害藩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
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
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

滑稽也 詞音河以色河彼曰昔也

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
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
魂然獨處上觀許由下祭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
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正義曰在長安
長安故城中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櫺
重欄其狀似橐以聞武帝往臨視之朔問左右羣臣習事
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
酒梁飯大飧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由魚
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

樂作梁

三七三小九

詩注曰駒牙狀
如白馬黑文不食
生物者也

肯言曰所謂駒牙者也索隱曰駒音鄒此胡以意自立
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
謂之駒牙猶駒騎然也遠方當來歸我而駒牙先見其齒前後若
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駒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
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胡且
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顧
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
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衛
日子夫之弟也封為
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

東郭先生傳

滑稽

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
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
青傳云宥
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重言曰王夫人
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
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
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
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
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
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又待詔公
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

三九二小女子

以非乍疑

然

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
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
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瓜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
官得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
日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東郭先生
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也當其貧困時人莫肯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
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
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
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教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
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天於齊可以為齊王

解世音

齊懷王河也
武帝子母王夫
人也

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嗚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
又說死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出邑門道飛其鵠
於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法亂也徒揭空籠造詔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
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云吾欲刺腹絞
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
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
赴佗國奔土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
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
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

三言

西門豹及水名
也亦也又胡鼓
反說一粟酒也
案法推酌乎

此諸先生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
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
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
至高平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
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
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
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曰今青州
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
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
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

滑注

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
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
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
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
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
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
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

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

氏名夷居於河中而溺以故貧窮問其故對曰鄴三老

西門豹

廷據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媵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蹄厚繒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

滑稽

註正義曰高三年

三十一
以作外
弟子女

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媼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媼投之河中頃曰巫媼何父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頃曰弟子何父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媼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

三十一

三十一

筆
似乍傾

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斃畢磬折

正義曰：磬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挿在冠前，謂之為華。言挿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虛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譽側似也。嚮河立待良父。

長老更傍觀者皆驚怒。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

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

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

史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

矣。邾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

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

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邾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祝

滑稽

以下與

曰：今為臣皆非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莊曰：魏氏之行西也，以百畝，邾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邾令，遂引漳水，既邾以富，章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溉其前，史起，濯其後也。

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

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今父老子孫思我言，至矣。皆得水

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一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

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

道合二渠，為一橋，邾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

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

門豹為邾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

卷之七

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魯父民不
為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
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
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竄而不
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
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
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錙之竟
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
首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
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由是觀之
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
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
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
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擬而
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察此三不欺自古

滑稽

楚辭詩曰脂肥澤草柔軟也又
以脂灌草而動之
之是以突梯滑
勢而無所止
淳于髡仰天笑
矣冠纓常絕
相拒相侮益為原
叔敖之子拒林之

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稽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
成說也潘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欺欺之
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斯故
不忍欺之勤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欺欺之其德優劣理
華之評實為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

滑稽鴟夷	如脂如膏	敏捷之變
學不失詞	淳于索絕	趙國興師 <small>淳于髡趙</small>
楚優拒相	寢丘獲祠	偉哉方朔 <small>請叔共</small>
三章紀之	<small>長孫林教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small>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文帝初為代王 本紀曰文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目天下之心而欲迎立之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龜卦池曰大橫占曰大橫庚余為天王夏後以先代王曰宮券人固已為王矣

任於下者 正義曰漢文帝卜曰大橫占曰大橫庚余為天王夏後以先代王曰宮券人固已為王矣 用禮有大小之官漢各百官表云奉常六太初元年初置太卜博士奉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負多至數十褚先生多由漢興而有失之甚也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下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

由漢興而有 索隱曰周禮有太卜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與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 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

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 地季主見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

同日俱出洗沐 正義曰漢官五假洗沐也 相從論議誦易先生聖

陸闕卜筮之官由來尚矣此傳以為起自漢代其旨何此褚先生所記治季既詳多謬妄若強也其意則理自漢文帝卜太橫之兆而其官與

王

正堂曰危坐也
少坐

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
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
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
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
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
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
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
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
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
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

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
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蔡隱曰音烏故
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
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
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
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
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
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
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
汙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

宿音路注如
字主定相此
意也陸理據美
正人也

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
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
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
諫不聽則退其與賢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
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
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
不為善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
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質熾趨而言索隱曰熾音織熾趨
猶足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賓人求長官謂之
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管為

曰者

イカレロス

止善我曰言賢才
能審用賢故為
賢
是不忠也或曰賢
之不忠而後也
正義曰言有仇
孫位者進用有
錢財者禮敬是
也

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
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虎文以調主上用居上
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
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
民虞象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
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
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
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索隱曰音
也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
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有父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

言十八

索隱曰奉
扶用反

正義曰言鴻臚
子獨不見鴻臚之與鳳皇翔乎蘭芷其窮棄於廣野蒿
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人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
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
按式正其也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旋轉
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其者筮
之狀正其筮蓋謂下以作卦也 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

往反
註索隱曰做音方

子獨不見鴻臚之與鳳皇翔乎蘭芷其窮棄於廣野蒿
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人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
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
按式正其也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旋轉
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其者筮
之狀正其筮蓋謂下以作卦也 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
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
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
之卜祥則式不收也卜
吉而後有故云有之 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
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
霸天下由是言之下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

曰筮

此義曰言卜者
於天下宜利則大
矣天下宜以財難
謝則少也

此義曰言而盡也

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
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
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
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
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
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
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
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藏之
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
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

象

高

代

按

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卜哉夫不足西北星張西
 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
 之道不存不云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
 士庶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
 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
 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
 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
 日一莫夫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
 作險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
 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
 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

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
 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
 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
 能言索隱曰悵音暢禁音禁列比音其錦反於寔寔音實而起再拜而辭行
 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
 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
 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
 而有不審不見奪奪音奪精徐廣曰音所馴案離騷經曰懷椒
 神為之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精者卜求神之
 見奪其精米若為人主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
 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

此義曰精音所
 地祠神米也
 天冠地履正字
 不相及

規作与

此莊用

大宛物師古曰毒

推言作教心

或點居字純句
止字屬下

或下

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際熙
 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
 雖曾氏之義徐黃曰曾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
 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
 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
華而喪其身是絕本根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
 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即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
 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輒止其衣冠而當鄉人也君
 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

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
 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王者楚賢
 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
 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間小
 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
 下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真丈夫也陳
 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
 刺學用劔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甕立名滎陽褚氏以
 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
 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茂夫

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
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生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
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
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興家曰不可建
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
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患以
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

日者之名

吉凶占候

有自來矣

著於墨子

齊楚異法
後人斯繼
取免暴秦

書云筆紀
季主獨美
此焉終否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